老舍:离渝赴美背后的故事(2)

◆ 颜坤琰

老舍访美的心态

老舍名著《骆驼祥子》英译本于1945年春夏之交由雷诺·希区柯克公司在美国出版。该书上市后一炮走红,在美国引起强烈反响。短期内再版多次,发行量高达百万册,美国纽约著名的读书俱乐部,把《骆驼祥子》评为"每月一书"的畅销书。

《骆驼祥子》的翻译者是伊凡·金,原名罗伯特·S·沃德,曾在美国驻华领事馆工作。他在翻译过程中,违背了老舍的原意,把悲剧的结尾改成了大团圆,祥子和小福子都活了下来。翻译者还杜撰了一些新的情节,在小说结尾,临刑的清华女生,一路高呼着"出版自由""打倒秘密警察""反对奸诈政客出卖正义""驱除政府腐败"和"言论自由"等口号。这样篡改后的情节,让美国读者感受到"美国民主"的气息扑面而来,于是,将原作者想象成了与他们有共同价值观的"自己人"。因此,无论是费正清,还是美国国务院的官员,他们都不可能明白这狸猫换太子的结尾,是译者为曲意逢迎美国读者所为,原作者老舍更是被蒙在鼓里。1945年11月下旬,老舍在北碚接受重庆《新民报》记者采访时,当谈到《骆驼祥子》在美国好评如潮,而结尾却被偷梁换柱时,老舍苦笑道:"他们把收场改成大团圆!"

但不管怎么说,《骆驼祥子》的出版,毕竟是促成老舍访美的一个契机,《骆驼祥子》的畅销,提高了老舍在美国的人气,也让美国政府对邀请老舍讲学更加积极热心。1945年11月28日,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文化专员、邀请老舍访美的积极推动者之一、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,特地带着尚有墨香的《骆驼祥子》英译本,专程到北碚拜访老舍。大概就在这次会晤中,费慰梅向老舍透露了美国国务院邀请他去美国讲学的信息。此后的半月内,各方消息纷至沓来,使赴美讲学一事逐渐明朗。因为是中美"教育和文化交流",有关手续自然要在教育部办理,老舍好友赵太侔,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高教司司长,于是,老舍在12月中旬给赵去信,希望他能助己一臂之力,尽快办好批复手续。老舍的信全文如下:

太侔先生:

美政府约舍赴美一年讲中国现代文艺。此行对舍身体精神都裨益匪浅,务祈帮忙,请部中按出国讲学条例,从速批准,以便去请护照。磕头磕头!二月一日即可动身,故须从速办理。下月中即当入城,面肃一切。匆匆祝吉!

弟
舍躬
十六

这封信向我们透露了两个信息:其一,老舍欣然接受访美邀请;其二,老舍出国的心情非常急迫。

前些年,在美国马里兰的国家档案馆分馆中,发现了老舍为参加交流项目,呈交给美方的一份《我的访问计划书》,老舍在书中所表达的意愿,是国内以前从未听说过的,这使很多人感到惊诧。他说:"承蒙国务院邀请,让我以小说家身份前往美国访问,鄙人深感荣幸。感谢国务院的盛意和关心,让我得到如此宝贵的机会,能去参观和学习,也是我期待已久的。"在"计划书"中,老舍赞扬了美国的民主制度,他认为中国虽有上千年文明,"却在民主制度方面,仍是一个刚刚蹒跚学步幼童的民族",他说:"在艰辛的国家复兴和建设中,我相信,我们需要付出很多,但需要吸纳的则更多……我衷心期望,能把在美国学到的一切,传递给我的同胞,对促进两国互相理解,略尽绵薄之力。"

▲ 1945年10月老舍与茅盾、郭沫若夫人于立群在重庆

▼ 1946年春老舍赴美前夕全家在北碚留影

《我的访问计划书》陈述了老舍感激的话,赞扬的话,而更多的叙述,是想通过这次访美讲学,"促进两国互相理解",为国家的复兴和建设竭尽全力。国内有的学者看了老舍的这份"计划书"颇有微词,认为老舍不该说那些赞颂的话、感激的话;有的则认为,老舍的话是敷衍国务院的官僚,言不由衷。事实胜于雄辩,老舍在美国的言行并没有丧失人格,更没有丧失国格,而且,新中国成立后,当祖国一声召唤,他便毅然回国,他是一个充满崇高民族气节的中国人。

老舍对赴美讲学之所以感到欣喜,还有一个重要原因,就是想借此机会休养生息。抗战八年,老舍为推动抗战文艺事业的开展,殚精竭虑,呕心沥血,落得满身病痛,贫血、头晕、打摆子、盲肠炎等,这些病痛时时纠缠着他。抗战胜利了,他也想停下来歇歇脚,把垮掉的身体修复一下。他曾在文协的欢送会上戏谑地说,美国之行是去"放青儿"。

百般滋味在心头

1946年1月初,老舍收到美国国务院的邀请函。1946年1月10日,国民党中央社发表消息说:美国国务院决定聘请曹禺、老舍二氏赴美讲学,闻二氏已接受邀请,将于近期内出国。接着,陪都各报纷纷披露这一消息,延安《解放日报》也于1月14日转载了这条消息。这期间,老舍进城准备出国事宜,各方朋友纷纷向他表示祝贺。然而,临近去国之际,老舍对祖国的恋情却油然而生。胡风在回忆录《再返重庆(之四)——抗战回忆录之十八》中,记录了老舍此时的心态:

老舍和曹禺应邀将到美国去讲学,"文协"为他们举办欢送晚会,第二天50号(即中共南方局驻地重庆曾家岩50号)又为他们饯行,我都参加了……看得出,他虽去美国,但并不觉得多么得意,而是对刚胜利的祖国很是依恋。他和我们闲谈,还用扑克牌做游戏,聊以排遣。

另一件小事,也足以说明他对祖国的深情。在"文协"欢送他出国讲学的招待会上,他私下慎重地对碧野说:"我去美国将用中国话讲学!"这句看似简单的话语,却意蕴深沉。早年,他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当过讲师,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,但他赴美讲学要用中国话,让对方派译员,要在美国人面前"摆摆谱",充分体现了老舍对母语的热爱和自豪,也反映了他对祖国的真挚情怀,绝不数典忘祖。

再说到家里,当年抗战军兴,老舍抛妻别子,只身来到抗战中枢武汉,继而重庆,直到1943年冬,妻子胡絜青才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逃出沦陷区,千里迢迢来到北碚,一家人团聚。如今,一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才两年多,老舍却又要去异国他乡,一家人又要天各一方。思念及此,怎不叫人黯然神伤呢?臧克家在与老舍的话别中,不仅体察到老舍对祖国的依恋,也看出了老舍对朋友、对家人的牵挂,他在《老舍永在》中回忆道:

接到老舍的信,第二天我去了市里。二人到离"抗协"(即"文协",坐落在重庆城区观音岩坡下的张家花园)不远的北方餐馆"天霖春"去吃芝麻烧饼,一个人一杯小酒,其实是借酒话别而已。我看他这次出国,心情是矛盾的。虽说抗战胜利了,国民党一心发动内战,人民生活越来越悲惨,局面令人十分不安。出去,个人倒清静了,撇下朋友,离别妻子,带着留念,杂一点疚心而去,他是"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"的……话别本来是令人"黯然"的,何况在这样环境、这样情况之下?我看他吸着一支香烟,头微微仰起,望着那烟云在眼前迷离渺茫……

将军是怎样炼成的

吴东峰

第二章 家事(连载16)

余秋里中将:粗识文墨,有善心,常为老人揉背

余秋里将军,江西吉安敦厚镇坪里村人。世代农民,父余焕然,母戴冬姑,将军为长子;有弟二,名余秋发、余财发,两弟及子侄等十余人均务农。将军年幼读两年私塾,粗识文墨,有善心,常为老人揉背。

1985年,余秋里将军其侄余黑古考军校,成绩过线,进京看将军,曰:"伯伯打个招呼,进好一点的学校。"将军对曰:"没有必要。"后余黑古转业时,将军亦不发一言。侄女余满秀1986年当兵,次年考军校,文化分不够,打电话给将军,盼给下面打个招呼,将军曰:"没有必要。能上就上,上不了回家种田。"

余秋里中将:家中涨水无力助之

余秋里将军故里坪里村东有赣江,北有禾水,地势低洼,十年九涝。1987年吉安县拟同意将其村迁出,以根本解决受涝问题,但需报国务院批准并拨款。余秋里将军侄余黑古告余,是年春,余黑古受乡亲委托赴京。将军问:"你来干什么?"余黑古曰:"家里很苦。"将军曰:"种田哪有不苦?"余黑古曰:"家里天天涨水。"将军曰:"住在那个地方有什么办法,又不能把你们一家迁出来。"余黑古将吉安县迁村方案告之。将军沉思良久,曰:"此事应由县报省,省里如解决不了,再报中央。"遂不了了之。

周希汉中将:"此子有傲物之形,奔忙之命。"

周希汉将军,湖北麻城人。父名周企耀,佃农。前妻因病早夭,36岁续弦,40岁得子希汉,三世单传。将军出世后,有风水先生为其看相:"此子有王侯之相,傲物之形,奔忙之命。"

周希汉中将:两女夭亡于行军途中

周希汉将军与夫人周璇生四子三女。长女周鄂,次女周晋,孪生。两女酷似,其声亦同,将军以红绳系长女手、白绳系次女手,以辨大小。1943年3月,两女未满两个月,周鄂因饿、周晋因冻,夭亡于行军途中。长子太安、次子太阳,三子南征、四子抗援。1949年,太安、太阳随母周璇渡长江。船过江心,两子被大浪卷落水中,幸被会水战士救上岸。1950年12月,四子抗援出世时,将军以一把剪刀,一盆热水,亲自接生于滇南开远。1954年,将军又得小女,九斤半,取名娇娇。据云是日,周希汉将军大喜,与孩子们打一通宵扑克。

胡奇才将军:原名胡其财,将错就错改"奇才"

胡奇才将军原名胡其财,湖北黄安人(今红安)。1939年11月,将军打报告与王志远结婚。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在报告上批曰:"同意胡奇才同志和王志远同志结婚。"此后遂将错就错称"奇才"。将军结婚次日,即上前线打仗。余曾对将军言:"胡老,现在提倡发财,你这个才字是否改过来?"将军淡然一笑,曰:"让人家去发财吧!"

聂凤智中将:枪炮声中端水持剪,做"接生婆"

1940年元旦,延安。聂凤智与何鸣结婚,抗大校长罗瑞卿主持婚礼,婚礼酒席为十桌粉丝烧豆腐。1940年冬,何鸣于行军途中生产,聂凤智将军端水持剪,做"接生婆",一女婴于枪炮声中降生。次日,驻地被日军包围,聂凤智将军指挥部队突围。何鸣将女婴疏散老乡家,匆忙中未问老乡姓名,女孩从此不知下落。

黄新廷中将:打鱼世家,喜中流击水,风浪弄潮

黄新廷将军,湖北洪湖人,打鱼世家出身。父亲黄登庸为当地有名船老大,后随贺龙参加革命。黄新廷将军80高龄,为余口诵当地民谣,铿锵有力:"老子本姓天,家住洪湖边,有人来捉我,除非是神仙。枪口对枪口,刀尖对刀尖,有你就无我,你死我上天。"

黄新廷将军文盲,年幼即随父下洪湖谋生,善撑船掌舵,善捕鱼捞蟹,善游泳潜水,善采莲摘菱。将军中流击水,风浪弄潮,凡水中活计无一不娴熟,无一不精通。

陶勇中将:"洋包子嫁了个土包子。"

1941年7月,陶勇与朱岚于苏北沙家庄喜结连理。是夜,将军大醉。朱岚扶其入洞房,将军醉眼朦胧曰:"真有意思,洋包子嫁了个土包子。"

消失的蒋家巷

吴琦幸

19.见到了大哥

姆妈正在厨房炒小菜,一股白白的蒸汽下,看不出人影。直到她探出头来一看,我才看到我妈妈。她看到我回来,顾不上炒小菜了。走上来,把我拉过去。我这时人高马大,已经不是刚刚出外插队、17岁的瘦小子了,我把个小小的灶披间都站满了。她惊讶自己的儿子突然长成一个略略有点胖的小伙子,口中连连说:"总算回来了,总算回来了。"一边把我拉出灶披间,到了后弄口,那里的光线比较明亮,于是又仔仔细细地看着我,一边说,"这趟回来了,就勿要再回去了?"她的眼里含着泪水,但是没有流下来。我妈是非常坚强的女性,从我插队到我回来,她当着我的面居然从来没有流过眼泪。她这时已经67岁,进入了人生的晚年,两鬓的白发开始慢慢爬上头顶,成为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。我不知道怎么我出去三年,我妈会变得这么苍老呢?我只是说,我不回去了,这次是回来读大学啊,要接受统一分配。"对对对,阿拉家里出个大学生了。"看到一个囫囵的儿子又站在她的面前,她兴奋,她愉快,于是又给我炒起了我最喜欢的韭菜炒蛋。她把对我的思念和爱都放在了这一碗嫩黄葱绿的小菜里。一边喋喋不休地给我将这两年蒋家巷的变化。我妈的精神特别好,看到自己的小儿子能够在三年之后回到了家里,心中当然有说不出的高兴。

妈虽然不识字,但是经常参加里弄的读报小组,对于国家大事也很关心,我写给她的信封封都要由我的侄女小英一字一句地读给她听。她最欣赏的是第一次到江西我信中描写我住的地方:"我住在一个开门见山,出门爬山,劳动翻山,到处是山的地方。"据说这几句话,我妈妈还常常跟邻居聊天的时候背给他们听呢,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小儿子到了真正的山区。

讲了一点路上的经过之后,妈妈就说,你要去看看你的大阿哥吧?我说当然。第二天正好我姐姐也有空,于是我们姐弟两个就一人骑了一辆自行车到青浦白鹤去看我的大哥。

临出发之前,我们到陕西路上的一家面馆去买了几碗正宗的冷面,我们都知道,大哥最喜欢吃冷面了。放在塑料袋里,用绳子扎紧,防备汤汁流出,挂在自行车后座,还有其他大哥需要的手套、毛巾等等。

沿着今天的华东师大后面的金沙江路,经过了长征人民公社,我们往安亭方向骑。路上,我姐姐才正式地告诉我,大哥已经定性,被打成反革命,现在是在乡下劳动改造。已经撤销了所有的职务,也开除了党籍。我一听,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我们骑着车,飞速地来到了白鹤公社的一个大队。见到大哥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:胡子拉碴,人变得又瘦又黑,戴着一顶布帽子,赤着脚,老布裤子的裤脚管卷着,沾了一地的泥,腰间扎着一根草绳。不过,他的精神还是可以的,还是像以前那样笑嘻嘻的。我们急忙将上海带来的四碗冷面统统倒在一个大的海碗里,我大哥一边问问我妈妈的情况,一边就开始吃了起来。我看着他狼吞虎咽的样子,心里一阵酸。

我们一边就谈起了他的事情,大哥给我讲得都是平常心的话,好像什么也没有关系似的。我懂得他讲的都是宽慰我们的话,他说这是一桩冤案,是有人在跟他过不去,满怀信心地说:我总有一天要申诉成功的。

1976年10月份的一天,我来到青浦白鹤,见到了大哥,以前所强加在他头上的所谓走资派这类罪名都已推翻了,但是一条所谓有意参加国民党反动组织的历史问题却一直困扰着他。不久,他的工作安排了,官复原位,但调离白鹤,而到了青浦,当上了上海第一个高尔夫球场的管理委员会主任。后来又不断地调换工作,直到离休。他的历史问题终于全部解决。

由于他年轻时代的旧疾复发,在1998年去世,享年才67岁。在他逝世后,我为他写了一副对联:投笔从戎逢盛世光明磊落为他人;解甲归田遭磨难壮志未酬万古存。

蒋家巷有一个别名叫"玉皇山弄堂"。我们蒋家巷居委会设在"小庙里"。那个年节,每季度的第一个月前五天,就是领票证的时候,我母亲总是对我们这些小孩说,在屋里白相,不要出去,我要到小庙里去一趟。"小庙里"就是指居委会,在蒋家巷弄堂拐到往江宁路方向的深处。